林氏三姐弟日记原本归藏母校中山大学，记录抗日所见所闻所感

本报讯（通讯员/张诚）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近日，中山大学校友林氏三姐弟的日记原本正式归藏中山大学博物馆。本次归藏的日记原本一共有十册，记录了林氏三姐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对补充了解抗战中的中山大学和中国抗战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三姐弟均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

林氏三姐弟是国立中山大学员生，大姐林蕙仙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时任助教，三弟林本棫是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43级学生，四弟林本朴是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1944级学生。

在父亲林祖泽的教导下，林家子女养成了记日记、写家书的习惯。本次归藏的日记原本分属四人：父亲林祖泽的《虎口余生记》，林蕙仙的《避难日记》《读书日记》《滇途日记》《澄江修学日记》《罗迦修学日记》《寓港日记》《曲江坪石教学日记》，林本棫的《日记》《读书日记》，林本朴的《暑期日记》。

这些日记中既有三姐弟与同学等的合影，也记录了他们在1938—1943年间辗转虎门、香港、越南、澄江、曲江、坪石的见闻、心得和感想。

其中，不仅有三姐弟对世界局势和抗战消息国内战事的关注，还有不少对当时社会细节的描写：大战来临前，虎门交通封锁，普通民众十分紧张、仓皇，向司令部商借军用汽车撤往香港，凌晨二时起身，车上“无立足之地”，人潮拥挤，“呼吸几为窒息”，待到蛇口，“码头为塞”。

在这些日记中，还能感受到中山大学师生在战火中办学的艰辛，以及他们在困境中依然坚持学习、志存高远的决心。

比如，林蕙仙亲历并记下了1943年1月4日、5日日本轰炸机连续两天对曲江的轰炸：敌机分批轮流闯入市空，一字排开，“弹声四起，震撼山岳，浓烟蔽天，有如春雾，十步之内，不见人影”，“整个原野，但见黑烟弥漫，曲江城陷在火焰中”。1939年的元旦，年仅十五岁的林本棫在日记的自序中立下高远目标——“立身处世，德言并修”。而14岁的林本朴，则以稚嫩而严肃的笔画，写下“步武前尘，以承家学”的誓言。

此批日记发现于新加坡一旧书店

不幸的是，林氏三姐弟三人皆殉难于1945年的客轮事故。

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潮籍员生麇集汕头，拟乘轮船赴校报到、复员广州。然而大战刚过，商船尚未复航，两港商趁机取巧，将承租的日本超龄铁木制小货船改为客货船运营，分别是祥发轮和祯祥轮。

10月25日，载有165人的祥发轮油箱爆炸，83人焚溺而死，内有中大学生6人。同日，载有350余人的祯祥轮由汕头启碇，因载重逾量二倍，启航不久即告危险，延至28日午前四时沉没，死者二百余人，内有中大员生50人，岭大学生4人。

至今，中山大学校史馆二楼还存有“国立中山大学校林氏三先生复员殉难纪念碑”和“碧海珠沉”碑，均是林祖泽次女、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1944届毕业生林莲仙为纪念三姐弟而奔走集资刻铸。姐弟遇难、父亲过世后，林莲仙数十年辛苦抱持他们的论述、书札、日记等烬余，并寻觅机会在1980年于香港出版了部分残稿，名曰《乔梓集》。

今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研究员王思思在新加坡的一间旧书店发现了这批日记，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康翻阅之下，意识到这批日记的主人正是中山大学校史馆展陈中述及的林氏姐弟，立即联系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春声。

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吴重庆得知林氏日记原本尚存，感到十分难得，多方筹措，在厦门大学副教授郑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蔡志祥、中山大学教授刘志伟的接续努力下，这十册日记最终得以归藏中山大学。

林氏日记不仅是他们个人生活的写真，也是中山大学抗战史、播迁史的实录，更是“中国抗战纪与地理志的注释、修正与补苴”，具有重要史料与研究价值。这些日记原本将作为重磅展品，于中山大学校史馆将举办的“抗战中的中山大学”特展中展出。

万里归程：87年前日军轰炸广州未公开相册从德国归藏中大

本报讯（通讯员/张诚）多年以前，一位德国人用镜头定格下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的惨烈瞬间。这组从未公开、尘封于异国地下室的照片，87年后被拍摄者同胞的后人——德国年轻艺术家奥斯卡·莱贝克（Oscar Lebeck）意外发现。

曾沦为废墟的骑楼街巷，今日再度繁花似锦；珠江之水亦归深阔平和。2025年7月，奥斯卡带着这本承载父子情缘、收录365张罕见照片的相册《Canton in Trümmern》（《废墟中的广州》），应中山大学之邀，不远万里抵穗，并将其郑重捐赠给该校博物馆（校史馆）。它将成为中大校史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特展的核心展品。

“这组照片十分珍贵，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7月4日捐赠仪式上，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强调。他同时表示，相册回归凝聚了多方努力。

一周后，在中山大学锡昌堂，已在广州完成部分历史地点寻访的奥斯卡，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表示：“照片诞生多年后，通过对其拍摄地点的现实寻找，我开启了一场‘特殊的看见’——看见战争与和平，看见时间的力量，更看见了这座英雄城市的今昔。”

尘封于地下室的广州1938

“第一次在地下室发现它们时，我无比震惊。战争场面触目惊心。”锡昌堂内，奥斯卡忆起初见照片时的感受。

桌上摊开着相册扫描件：入侵的日本军车、流离失所的本地孩童、满目疮痍的广州街道……

“父亲去世后第十年，我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它们。父亲此前从未提及，母亲也不知情，我想这应是他从其他地方收藏来的。”奥斯卡的父亲罗伯特·莱贝克（Robert Lebeck，1929–2014），是德国著名新闻摄影记者，以报道刚果独立运动闻名。

记者注意到，相册封面贴着一张粉红便条，上面用德文写着：“日本对广州的轰炸。1938年10月22–26日。部分是某德国领馆人员所拍。Otto医生？”奥斯卡解释：“便条应为我父亲所贴，是他对内容、时间和拍摄者的推测。”

其中一张照片，旁注为“首批日本人到达沙面前面（1938年10月22日）”——距历史记载的广州陷落日（1938年10月21日），仅隔一天。

照片由谁拍摄？拍摄具体地点在哪？这些问题开始萦绕奥斯卡心头。

“目睹照片中的悲惨景象，震惊之余，我强烈想要查明它们的来源和故事。”网络搜索未果后，一次，奥斯卡在学校食堂向中国同学陈超提及此事。陈超随即联系了昔日的室友——如今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工作的吴嘉豪。

跨越重洋的多方求证

“2023年11月，奥斯卡通过陈超联系到我。”锡昌堂内，担任翻译的吴嘉豪博士向记者介绍，“我立刻帮奥斯卡联系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钟剑峰副研究员。钟老师凭借对广州地方史的深厚了解，协助辨认出照片中的许多景象。”他解释，“不少德文标注的街道名是根据当时广州本地发音拼写，奥斯卡难以释读，钟老师帮助解决了不少难题。”

经过近一年的跨洋沟通和协作，照片的历史背景逐渐清晰。吴嘉豪补充道：“为确证照片年代，奥斯卡还委托德国拍卖行Bassenge开具了一份鉴定证明，证明照片拍摄于1930年代。”

当所有证据都指向1938年的广州，这位正在柏林艺术大学攻读硕士的德国青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把它们送回广州。”

7月4日上午，“历史相册Canton in Trümmern（《废墟中的广州》）捐赠仪式”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博物馆举行

一位德国青年的万里护送

“我要把它送回广州，为它找到一个能向公众展出的博物馆，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真相。”2024年底，随着照片细节的确认，奥斯卡开始寻找合适的捐赠机构。

机会出现在2025年。

“今年5月，我的学生吴嘉豪博士向我提及此事。”捐赠仪式上，张伟回顾道，“我立即意识到这批照片的珍贵价值，尤其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意义更显重大。我们迅速向奥斯卡先生发出邀请，希望相册能由中山大学珍藏，并得到了他的积极响应”。

奥斯卡于今年七月初飞抵广州。尘封八十余载的相册，终于回到了它所记录的城市。而接收方中山大学，正是当年华南抗战的重要阵地，其校史馆（博物馆）中有详细记载和展示那段烽火岁月。

（下转第8版）